

启功妙语拒送字

坊间流传的启功轶事颇为可观,而且个个精彩,但这些段子串起来,给人的却是一个漫画式的人物:风趣,智慧,但不乏圆滑。

被人诟病的“自谦”与“自贱”集于一身,恰是启功先生的智慧之处。他要跟俗世保持距离,又不愿伤害别人,就使出了此招。启功先生对粗野、蛮横、无礼的东西,冷不防一针扎将过去,直奔要害,常常令撒野者尴尬不已。一日,某空军将领的秘书替首长索字,言语轻佻霸道,夫子缓缓问道:如果不写,你们首长不会派飞机来炸我吧?秘书乐翻:当然不会。那我就不写了。夫子笑而罢笔。

据《中国经济时报》

周恩来机智应对日本警察

1928年五六月间,产生于全国各地的142名代表,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,冒着生命危险,去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。

1928年5月初,周恩来夫妇扮成古董商人,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。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,他们正准备上岸时,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,对他们进行盘问。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?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(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)。又问做生意为什么

买那么多报纸?周恩来回答说,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。又问到哪里去?周恩来回答,去吉林。问到东北干什么?答去看舅舅。这几个人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。在那里,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、学历、职业等。对于这些人的系列盘问,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。经过这么一番盘查,日本警察仍没有完全消除怀疑。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,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。邓颖超回忆说:“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,用

中国话同我们攀谈,我们也同他聊天。当时,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。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。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(我后来才知道的),恩来应立即回片。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,实际我们没有名片,恩来装着找的样子,“噢!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,还在箱子里呢!很对不起。”(做要去取的手势)对方说“不必,不必了”。终于对付过去了。”

两度遇险后,周恩来、邓颖超终于辗转到达莫斯科。据《文萃报》

曾国藩不留银钱与后人

曾国藩反对买田、置屋、积钱留给子孙,他认为“做官发财可耻”,把做官得来的金银留给子孙更是“可羞可恨”!子孙若是贤才,不用靠父辈遗产也能自立。如果是不肖子孙,那给他留多一分钱,他就会多造一孽,因此曾国藩发誓“绝不留银钱与后人”。

自小在农村长大的曾国藩视“勤”是人生第一要义。他在北京任官时,多次购买北方的大白菜、茄子种子寄回,并告诉家人栽培技术。为了不让子侄们有纨绔子弟的大少爷作风,他多次在家书中要其子侄们半耕半读,连拾柴收粪这些事也“须一一为之”。

曾国藩曾说:“吾不愿代得富贵,但愿代得有秀才”。他所追求的“秀才”,不是传统的读书做官的仕人,而是能够明白事理、才德双修的君子。正是在这种家教原则和方法的引导下,曾国藩的家庭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,曾氏家族出了大批的人才。同时,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不断地被人们所推崇和借鉴。据《意林》

朱元璋重赏避雨时对诗老人

有一次,朱元璋带着几个随从去京城郊外微服私访,路过一座小村庄时,当时天已经快黑了,却很不巧遇上了下雨,朱元璋一行人只好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暂时避雨。朱元璋看着淅淅沥沥的雨,忽然来了诗兴,就随口吟出两句:“微微细雨洒修竹,拂拂轻风飏落花。”话音刚落,朱元璋还在思索后面两句,屋内忽然传出一个老人的声音:“天下车书今一统,五云深处帝王家。”朱元璋一听,连连称妙,想不到这小村庄里竟有如此出语不凡之人。这时,那位老人从屋内走了出来,见朱元璋器宇不凡,不像是普通人,便向朱元璋施礼问候。朱元璋与老人攀谈几句后,见天色已晚,雨也渐渐停了,就告辞回宫去了。

到了第二天,朱元璋派人把老人接进皇宫,老人见皇帝正是昨天作诗的人,连忙跪下叩拜。朱元璋给老人赐座,寒暄一番后,问老人:“昨天听到你的诗,足见你是一个有忠爱之心的人,不知你愿意做官吗?”

老人听后,先是向朱元璋谢恩,然后以年纪大了拒绝做官。朱元璋颇感失望,但是见老人的年纪的确已经很大了,也不勉强,于是又问他:“你可有儿子?”心想这样的父亲教育出来的儿子必定也不会差。可惜老人回答说自己并没有儿子。

既然无法封官,朱元璋让人把老人带去皇宫内库,“引入内库,命其纵取”,里面的金银随便老人拿取。可是老人只是象征性地拿了一锭金子。朱元璋见老人只拿了一锭金子,就让老人不要顾虑,可以多拿一些。老人却说:“承蒙皇上恩典,有这些已经足够养老了,多拿无益。”老人品德高尚,毫不贪图名利,让朱元璋大为敬佩。据历史那点事

胡耀邦给家人定规矩

1983年,胡耀邦的侄儿胡德资(其胞兄胡耀福的二儿子),经县里的一个领导帮忙,在岳阳轻化公司安排了工作。胡耀邦知道后,马上责令那个县里的领导将侄子退回农村。

这事刚过了几天,胡耀福到北京去看弟弟。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岳阳安排儿子工作的事。

一见面,胡耀邦满脸怒气地对哥哥说:“你在下面开后门!”胡耀福被说得一头雾水。

胡耀邦怒气未消,继续斥责说:“谁这样搞,我就开除谁的党籍!”

胡耀福渐渐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,大叫冤枉,发起脾气来:“耀邦,你这个忘恩负义!你在北京当总书记,我在家里当农民。要是过去,我就是皇亲国戚。但是现在,我在家里当

农民,日子不宽裕,有人关心一下我家又怎么了?难道我的儿子就不能当工人了?”

结果,两人互不相让,大吵一通,不欢而散。

1981年,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,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,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的党政领导,不能敲锣打鼓搞庆祝活动,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。1982年,中共十二大,他当选为总书记后,又定下了一条规矩,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,不准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事。直到胡耀邦逝世,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、安排工作的,全都是普通农民。

这些小事,当时并没有见诸媒体,但却不胫而走,广为传颂。据《老年生活报》

许世友“开小差”想去东北打仗

抗战胜利后,中央经营东北的宏图大略激荡起各地将领的勃勃雄心和一腔热血,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前往关外,威名远播的许世友甚至准备“开小差”到东北去。

当时,他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,经他的手,将六万多大军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,而自己却迟迟未接到出发的命令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。焦心之至,他找到即将北上的萧华,说:“现在往东北运兵,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,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。”萧华感到好笑:“你一个大军司令员,怎么能说走就走?”许世友一瞪眼

晴,满不在乎地说:“那有什么!你随便给个官当当,官大官小无所谓,只要有仗打就行。”萧华劝道:“你别乱弹琴了,几万部队渡海,没有你许司令员,船从哪里来?棉衣从哪里来?”许世友粗中有细,早就作了准备:“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,没有我,别人一样指挥。实话告诉你,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。”萧华见他犯了倔劲,安慰道:“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,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场。”话说到这份上,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:“那好,我就耐心地等吧。”谁知等到东北解放,他也没有接到去东北的命令。据《老年文摘》

朱自清“文章不厌千遍改”

朱自清在写处女作《别》时,写完初稿后,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取出来看一遍,做些改动,再隔一段时间,又拿出来审阅修改。全文7000多字的小说,他从初秋开始创作,直到10月初才定稿。小说的第一个读者王平陵说:“十六页稿纸,一笔不苟,写得清清楚楚,如同科举时代的殿试策一般工整。”小说定稿后,朱自清刚将它寄出,忽然想到其中可能有一个错字,连忙到邮局追回了那封信,拆开一看,发现原稿并没有错。王平陵曾问朱自清

为何要对写作如此仔细,朱自清回答说:“怕逢着别人的指摘。”

这种认真谨慎的态度贯穿了朱自清的整个写作生涯。1947年,郑振铎为《文艺复兴》的《中国文学研究专号》向他约稿。他即寄了一篇《好与妙》。过了几天,朱自清给郑振铎发去快信,向郑振铎索要原稿,说还要修改一下。郑振铎回忆说:“不久,修改的稿子来了,增加了不少有力的例证。他就是那么不肯马马虎虎地过下去的!”

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张勋唯辫是举



军阀张勋被称为张辫帅,可谓爱辫如命。1917年“复辟”后,他发榜招“贤”:各部衙门侍从人等,悉以有辫者充之。

宰相一职,论复辟之功非康有为莫属,论资历李经羲最靠谱。可他俩都没能捞到这个高官。原因是康有为的辫子很短,蓬蓬然如蒲草一般。有人指斥他的辫子,康夫子辩解:“我曾亡命海外,不得不剪发易服。”

如此,别人不好再拿辫子说事了。可是瑾太妃又插了一杠,说从未有没胡子的宰相。原来康有为的胡子在化装入京时剃掉了。康有为买来生发水,一小时抹几次,盼胡子快快长。

李经羲对蔡锷有知遇之恩,却又念及朝廷恩典,宁死决不犯上。蔡锷护送他离开云南,他辗转到达上海,一下火车,被革命军强行剪了辫子。当他跑去找辫帅要官时。张勋笑道:“老九莫怪,论资格,你当然可以做宰相。

可你的前程,生生随辫子一块断送了。你快回去蓄发,那时我再给你想办法。”李经羲愤怒地说:“只怕我的头发蓄成,那宰相尚书仍然挨不到我呢!”

张勋垂涎著名女演员刘喜奎的美色,曾出10万大洋纳其为妾,却不可得。拥立溥仪复辟后,张勋自以为有了资本,派人前去正式求婚。屈于权势,刘喜奎向张勋提出三个条件:第一必须剪掉辫子;第二,要实行一夫一妻制,请张大帅遣走全部姨太太,并保证今后不纳妾;第三,提供爱情保证金20

万大洋,存入国外银行。张勋剪下一名辫子兵的发辫交给媒人,想要糊弄一下,而刘喜奎坚称要亲手剪下才算数。张勋闻刘喜奎的话,骂道:“贱人欺我太甚,我要杀了她!”提起枪就要出门,被三姨太太王克琴一哭二闹三寻死,给拦住了。据《老年生活报》

张作霖请老农吃大餐

1919年11月,东北王张作霖在沈阳大办筵席,不是宴请达官显贵,也不是宴请名流士绅,而是宴请老农民,实实在在让农民们感动了一把。张作霖所宴请的农民是“官场合社会无职位者”,年龄在60岁以上的普通农民,当时辽宁共有78个县,总计选出代表300余人。

张作霖对这次宴请农民代表异常重视。宴会前一天,是农民代表报到的日子,凡来报到者,统一分配到沈阳的几家有名的客栈居住。张作霖派专员到各客栈安排食宿,问候起居,无论官商,没有敢怠慢的。

宴会当天,张作霖向各农民代表发出请柬,请他们到奉天省公署赴宴,参加宴会的还有黑龙江、吉林、奉天三省的督军、省长及省议会的各文武官员。

宴会期间,张作霖发表了即兴演讲。其要点有:减轻农民负担,发展教育,培养人才,注重实业;告诫各位乡老要管教子弟,切莫吸烟,禁打鸦片,以期弭盗息讼,共维治安……

到场的农民代表被感动得连呼“中华民国万岁!张大帅万岁!”

席间,张作霖向农民代表们提出:“我想听听乡亲们对我的看法,对我的军队的看法。”在一通赞颂的话语之后,一位老农说了一句:“奉军那样都好,就有一件事不好,就是‘打粳米,骂白面,不打不骂,高粱米饭’。”

张作霖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,但没接着往下问。散席后,张作霖问副官:“那老头讲的是什么意思?”

副官告诉他,派出剿匪的军队一到乡下就不愿吃高粱米饭了,要吃粳米饭和白面,老百姓不给,就打,就骂,一打一骂就能吃上粳米饭和白面了。

张作霖一听火了,马上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,拍着桌子骂:“你们拍拍良心,我哪点亏待过你们。别人家军队扣军饷,我扣过吗?不但不扣,我还不断地赏,每个月我连马嚼子钱都给你们发了。你们为什么还要到乡下去打粳米,骂白面呢?你们这是尽吃老百姓!往后不能再打老百姓,再有这事,我就枪毙你们。”在这以后奉军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。据《老年生活报》